

靈石縣志卷之十二

雜錄志

紀怪史所擯也然嘗觀墳典有所謂補天者矣有所謂豢龍者矣卽吾夫子不語怪者也而羶羊萍實貫矢之隼防風之骨將母近怪乎曰非怪也人特少所見耳然則左氏之言豕人立也鷓退飛也凡夫石言于晉神降于莘蛇鬥于鄭龍見于絳一切可驚可愕詭倣百出乃韓子曰左氏浮夸則又何說曰浮夸在文不在事據事直書蓋亦有以疑傳疑者故春秋不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祥異

一

廢災稔班馬多傳軼事千載下猶令人想其用意之所存焉非如後世齊諧志異僅博笑噓已也志雜錄祥異

隋開皇十年文帝傍汾開道獲瑞石有文曰大道永吉以爲瑞遂設靈石縣

王劭傳言得石者三不及靈石靈感誌三十卷劭所撰也

大業末唐太宗初舉義兵爲宋老生所阻欲旋師有白衣老父謁軍門曰我霍山神使也指以間道言訖忽不知所在

唐高宗元朔三年冬十月丙申麟見於介山

國朝

康熙五十九年秋禾大熟

雍正四年大稔十二月黃河清山西二千餘里清如

鑑一月有奇

五年大有年嘉禾一莖二三穗至五六穗正月黃河

又清

六年至九年俱大稔平陽屬皆然秋禾大豐瑞穀盈

野七年八月以山西連年豐稔

詔免通省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十一月又以民人急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祥異

二

公復

詔免辛亥地丁銀二十萬

乾隆元年大有麥

二年六月雙白里田家山張有年妻楊氏一產三男

並育

二十五年麥大熟

嘉慶七年九月蟠龍庵驛館梁上生芝一本九莖慶

將軍回京過此見之顏曰九芝堂河東道金有九芝

呈秀歌邑令邊龍驥和之見藝文

事考

晉文公出亡過曹里鳧須從盜公貲而亡糧絕餒不能行介子割股以進

韓詩外傳

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反國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多矣臣猶知之况于君乎請從此去矣公曰若反國所不與舅氏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于河與子犯盟時子推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遂

渡河而隱

史記

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捧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旣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返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

爲人臣而不見察于其君者則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訪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死

劉向新序

文公反國修政施惠賞從亡者會周襄王以子帶難出居鄭來告急祿不及介子推推遂與母偕隱綿山其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四

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名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山中於是環綿山中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史記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鷗繞烟而噪或集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烟

袖中記

按此說不知何人作然考之左傳並無焚林之事當是戰國時好事者爲之也

後漢書周舉傳舉遷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子

推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仲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魏武帝明罰令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幼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奪一月俸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五

晉太和二十年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絕

崔鴻十六國春秋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十餘里樹木盡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子推帝鄉之神歷代所遵或者以爲未宜替故有此災矣勒曰寒食既并州之舊俗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尚書其速檢以聞

人知介山之隸介休而不知介子祠墓實屬靈石縣地按介休志云康熙初年靈石民與邑民爭介

山知縣李鍾盛立分界碑以介山南之北塔鈎紅巖村柏溝峪大小北溝村介神廟屬靈石縣山北之說法臺等處屬介休縣蓋山爲二縣之所分屬祠墓之地則獨歸靈石舊志紀介子事甚畧爲詳之

韓信淮陰人爲布衣時貧無籍常從人寄食釣於城下漂母見信飢食之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後屬項羽爲郎中以策干項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亡楚歸漢未知名俄而亡去蕭何追之薦于漢王設

壇拜爲大將獻計策王大悅恨得信晚遂聽信部署諸將定三秦虜魏豹遂擊破代禽夏說東下井陘擊趙用背水陣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遂渡河擊齊夾濰水陣殺龍且齊平請立爲假王以鎮之王怒以張良陳平計立信爲齊王盱眙武涉說之謝不聽齊人蒯徹托相人術以說信又謝絕之已而會兵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徙爲楚王至楚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居久之有上書告楚王反帝以陳平計僞遊雲夢信來

謁令武士縛信載後車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
信知帝畏惡其能常稱疾不朝羞與絳灌等列十一
年陳豨反上自將而往旋有舍人上變告信欲反狀
于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信入宮呂后使武士縛
信斬之長樂鐘室太史公曰吾如淮陰人爲余言韓
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
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假
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于漢家
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

北周建德五年冬十月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
鼠谷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汾州諸城
建德六年宇文憲自雀鼠谷攻洪洞永安二城永安
卽今簡城與西河之永安同名而異地
隋大業十二年詔以李淵爲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
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遇于雀鼠谷淵衆纔
數千賊圍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于萬衆之
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唐武德二年夏劉武周使王子英盜雀鼠谷高祖遣

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擊之賊輕騎挑戰師接而三
遁逐之伏發寶誼爲賊所執俄亡歸與裴寂拒宋金
剛戰于汾州

武德三年春正月唐師次賈胡堡敗宋金剛于栢壁
金剛走介州秦王世民追及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
破之其將尉遲敬德尋相來降劉宏基從秦王世民
屯栢壁及金剛遁走率騎尾之與王合擊大敗之金
剛走突厥後爲突厥追騎所殺

武德三年高祖發太原遣將張綸徇下離石龍泉文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八

城三郡丙辰次靈石營于賈胡堡隋虎牙郎將宋老
生屯于霍邑以拒之八月辛巳敗宋老生于霍邑斬
之

唐天成元年八月丁酉唐主閱稼于冷泉宮

唐天復元年梁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
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
地

唐天佑五年九月晉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神
山六年劉知俊叛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敗梁軍于

蒙阮

唐同光四年二月甲午畋于冷泉

梁文德元年五月以兵三千屬張濬屯于陰地十月

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

五代史

宋天會四年八月張灝率兵出汾州拔離速擊走之

九月金鵲沙虎取平遙介休靈石孝義諸縣

明正德六年五月流賊楊虎等破趙城由霍州直抵

靈石時承平日久官民驚懼棄城遁賊大肆焚掠城

爲之空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九

嘉靖十一年日蝕旣如黑夜有賊三十七騎至縣城

北鄉村搶掠人畜甚衆

嘉靖四十一年東山賊楊甫乘年荒聚衆劫掠殺楊

千戶居民被害年餘始平

隆慶元年九月十五日賊破石州搶掠鄰境分騎數

千夜至靈石時未有備鎮店居民房屋燒毀數千區

殺虜男婦四千餘口

崇貞四年五月十三日秦寇王家邱賊衆萬餘自北

而來焚掠鄉村烟火幾絕六年八大王張憲忠老回

回等率衆數十萬臨縣境廬舍成墟民皆遠避山巖
中七年賊衆又至焚劫地方騷擾山林自此頻被其
害

國朝順治六年有侯和尚者勇悍不法據抱腹巖率其
徒五十餘人劫掠東鄉堡寨旣而聚黨數千破城劫
庫殺守備直逼平陽會有水頭鎮劉國英募鄉勇詐
與合夥說其徒斬侯和尚又計殺其徒遂平之事聞
以平賊功授劉國英鎮遠知縣舊志稱丙大人勦平
之未知孰是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十

寇爵津見水注酈道元註汾津名也在介休縣之西
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徧梁
閣道纍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一丈或高五六尺上
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亦
在今之地嶮也介休縣志云雀鼠谷在縣西南二十
里汾州府志云介休西南二十里曰雀鼠谷汾水由
義棠西南入谷水經注所言谷之險隘今屬靈石縣
境東接介休爲入谷之口孝義縣志云介休義棠橋
以南汾流受束于兩峽間水經寇爵津當在此又閱

汾州府志介休縣山川圖雀鼠谷在汾河之東義棠鎮南而邑舊志未載雀鼠谷或因酈注系于介休故畧之今介休西南至縣境桑平峪僅二十五里地皆平行又五里入冷泉關則依汾傍山路漸逼狹汾水經縣城西繞而西南流過張家庄梁家圪塔夏門鎮南關鎮石匱村道美村達于霍州之境其間地名有魯般纏舊亦有魯般廟澗道險隘誠有如酈注所云者崇徽手痕王宰題名蕭珙通濟橋記一一具在其爲雀鼠谷無疑至大路之改由仁義一帶不知始自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十一

何時而韓侯嶺之路自漢已通仁義鎮之得名始于唐文皇之駐師是從古已有兩途或今之大路在昔爲稍僻耳若以谷屬介休則介休西南二十里其界將盡酈注所謂數十里道隘者其地安在酈以後魏人注漢人書爾時未置靈石縣地自屬介休故云介休之西南也新城王阮亭冷泉關道中詩云南出雀鼠谷崎嶇殊未休亦可証也

陰地關之名見于隋唐爲戰爭要地冷泉之名見于唐末以之名關不知其始宋書地理志靈石縣有陽

涼南關陽涼北關邑舊志不載今之冷泉關在縣境北爲入雀鼠谷之路南關鎮在縣境西南爲出雀鼠谷之路是南關鎮當爲昔之陽涼南關冷泉關當爲昔之陽涼北關無疑至陰地關與陽涼南關是否卽係一地末由考据而雀鼠谷迤南別無關隘則陰地旣爲平霍達汾要地或卽昔之陽涼南關今之南關鎮歷代各易其名正未可定此外賈胡堡等處地實可稽毋庸引証也

十三州志平周城在介休西五十里後漢郡國志西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十二

河郡有平周縣晉地理志則西河國祇有介休而平周之名不見廢平周入介休當在魏晉之時後分介休置靈石縣實爲平周故地至靈邑舊有竹林之名見于縣署及東門外三便橋舊額皆曰竹林古治而所謂竹林者遍考歷代地理志及各郡國志均無其名詢之邑中士大夫亦俱莫知其源本或云係介林二字之訛似亦近理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論孫武者非斯人孰與

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史尚書牛宏見之曰王佐才也
曾謁左僕射楊素素拊其牀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
天下大亂棄官去唐秦王引爲三衛後平王世充以
功授開府詔討蕭銑以逗留當斬許紹爲請而免竟
南平蕭銑封永康縣公乃度嶺分道招慰嶺海懽服
旋征輔公柘平江南擢爲行臺兵部尚書帝乃嘆曰
靖乃銑公柘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焉太宗
踐祚授刑部尚書權兵部尚書北征突厥可汗遁磧
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昔李陵以步卒五千戰絕漠然

卒降匈奴尚書功竹帛今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
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耻矣時頡利走保
鐵山靖督兵疾進斬虜數萬于是斥地自陰北至大
漠矣遷尚書右僕射每朝參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
稱會以足疾乞骸骨上褒嘉之乃授檢校特進就第
賜物段千尚馬二詔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頃之吐谷渾寇邊詔靖起復靖往見房元齡曰吾雖
老尚堪一行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吐谷渾愁蹙自
經死會有告靖反者有司按驗無狀誅誣告者靖乃

闔門自守謝賓客改封衛國公薨年七十九贈司徒陪葬昭陵以子德謩廕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岳是以厯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觀厯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耳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十四

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禳以闢山河使萬姓照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人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仗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于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賚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右唐李衛公布衣時上西岳書蓋厭隋亂已極負濟世之才奮欲有爲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土重乎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宙矣是以卒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廣西云

東里集

劉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其言以此觀之真有是書耶世傳扶餘國事又小說載衛公射獵行雨事殆異人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潞州者崇寧間刻藤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筆亦適逸王元美稱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十五

者當是潞州本藤縣者不及近刻又下矣

石墨鐫華

李衛公布衣時遇虬髯公於靈石旅邸今傳爲英雄奇遇處舊址爲燕家店故老言之歷歷或疑以爲妄然開元時張燕公爲之立傳燕公去衛公時不遠當必實有所據且衛公子孫世爲顯宦於朝燕公豈肯憑虛以誣其祖耶祠舊在小水鎮西岳廟西偏不知何時移在廟外祠甚狹今改建於西岳廟側而恢拓之以肅體制

虬髯公者西京人也姓張名仲堅偉狀貌赤髯如虬

衆號爲虬髯公雄才大畧人莫之測隋末天下大亂
公陰有掃清之志偶遇李靖於靈石旅次因同往太
原得見文皇虬髯公驚曰眞英主也爲之意氣沮喪
約靖會於京師遂以家貲贈靖奔海外爲扶餘國王
唐張燕公說爲之立傳叙次最詳且曰李衛公兵法
半是虬髯公所傳云

王宰碑記在夏門西數里許詳藝文古蹟按唐書王
宰懷州溫人父智興少拳勇長隸神策軍甘露之變
以功兼御史大夫爲光州刺史有美政觀察使段文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事考

十六

昌薦之朝除鹽州刺史持法嚴人不甚便累擢邠寧
慶節度使回鶻平徙忠武軍討劉稹也詔以兵出魏
博趨磁州當是時何宏敬陰首鼠聞宰至大懼卽引
軍濟漳水宰相李德裕建言河陽兵寡以忠武爲援
卽以捍洛並制魏博遂詔宰以兵五千稚鋒兼統河
陽行營進取天井關賊黨離沮德裕以宰乘破竹勢
不遂取澤州以其子晏實守磁爲顧望計帝有詔切
責宰懼急攻陵川破賊石會關進攻澤州其將郭誼
殺稹降宰傳稹首京師遂節度太原宣宗大中元年

吐蕃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軍進擊以疾不任事
徙河陽罷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進少傅卒
夫妻廟不知始自何代相傳有夫推小車婦前牽之
至竹竿坊憇於道旁其夫死妻亦不食而卒土人嘉
之爲蓋一小廟無碑記不知姓名里籍至今或有瞻
拜者

仙釋

張果不知何代人也或傳曾爲唐堯侍中祠在清涼山山界靈隲之交唐元宋時聞果隱中條修煉徵之至闕號曰通元先生後辭還山嘗乘白驢往來汾澮間或叩之則曰覓天盡頭憩清涼山居久之遂坐化山人葬之如蟬蛻然因立祠祀之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仙釋

十八

矣推偕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文公遣數十人以玉

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有人見在東海邊賣扇

見列仙傳

伯子常者不知何許人也居介山子推從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旣復國祿不及推推亦欲與母偕隱適伯子常至趣推曰可以去矣子推因偕母逃隱介山中曰與伯子常遊後俱不知所往

文殊菩薩相傳曾化現於縣西二十里之原故其地今名文殊原原有古松虬枝蟠屈高四丈餘土人名

曰聖松

王道翼東萊人少有絕俗之志隱韓侯嶺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達意不交世務年六十餘顯祖聞而召焉遣使就山徵之翼乃赴都顯祖聽其仍守本操令僧曹給衣食終其身

白髮翁不知何許人初太宗舉義兵抵白壁爲宋老生所阻欲旋師有白髮翁謁見言傍山有細徑可進兵從之得據便地立寨老生戰果不利爲劉宏基所殺或曰白髮翁蓋霍山神也

閑雲生于元末隱抱腹巖後坐化

靈石縣志

卷之十二

仙釋

十九

梁隆基康熙間邑人雲遊四方募建佛庵精心修煉復捨田四十餘畝入里社久之坐化于庵中

普香和尚清涼寺僧也本邑碾磳村人俗姓賀其母夢大星見西方而生面如滿月目閃閃有光甫髻齡卽矜重喜習靜其父母以生有異徵令習舉業而性好禪理每兀坐靜室演梵音不輟累加呵責卒不改于是聽其披剃于清涼寺其師照廣授以諸經輒能成誦了悟嘆曰衣鉢有傳人矣居常謹守清規默研妙諦有所得輒撫掌大笑人莫窺其際也靜修二十

餘年泊圓寂之前七日惟日飲清水數甌一夕沐浴
冥坐忽異香滿室白氣上昇僧衆趨視之已圓寂矣
先是歲旱邑人禱雨僧曰三昧真火鍊吾正熾必欲
雨其俟吾上昇之後乎至是越三日果大雨坐化時
鼻有涕垂及地經宿不斷忽變金紫色儼若莊嚴妙
相遂卽其真身塑之時在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
五日也

盈天地間皆道也道不外倫常日用而異端曲學
不與焉古者大道爲公天下和平於時寒暑節風

雨時五穀熟而民氣樂民氣樂而休徵見且天心
至仁愛也人事感于下天象應于上卽有時日蝕
星隕地震山鳴以及水旱疫癘種種不恒見之事
無非所以示警欲爲民上者之恐懼修省以回天
心故歷覽三代以來史不絕書然而占驗之術有
中有不中者則惟德足以勝之也若夫仙釋雜流
始于秦漢盛行于六朝五代雖韓昌黎爲原道以
闢于前歐陽子作本論以排于後卒之延綿滋蔓
不少衰息者想彼亦別有一道焉以逍遙于方外

而於吾道固無所加損也是故中天之世景星卿
雲光華復旦無傷于洪水四凶亦越成周麟遊鳳
翩河嶽輯柔不損于桃蟲蜂螫蓋是時教行化浹
上之所以爲治則教稼明倫下之所以爲俗則日
用飲食無游民也亦無畸行詖淫邪遁之說不雜
其心災稔沴厲之形不接於目休哉太平之象也
侯其禕而爰爲雜錄一卷綴於簡末紀異也亦所
以示勸戒也

靈石為平周舊境界綿山分鄔壤
控陰地面呂鄉山川物繆延袤百餘
里而地當衝要賢士大夫冠蓋相
望鑿田名跡流峙增輝溯自隋建
縣以來垂千數百年逮我
朝奠又區夏

愷澤勸敷民生其間優游涵煦蓋久已

成上腴矣余宦遊山右數往來冷
泉兩渡間見其倚館舖錯烟戶
雲連輒瞻眺徘徊不忍去而問其
俗則民尚勤儉也覘其風則士敦
文學也昔卜子夏設教西河德施

戾止豈流風餘韻尚有存焉者乎
不經何俗之古也閩中王君幼海未
宰斯土既數年政通治成年豐民
樂次第議修邑乘今年夏志局
既定邀余未系未議念余前攝
趙篆簡牘往還謬為王君許可

而重承斯請蓋不知余之不才也抑
嘗閱之五經皆史也詩之史婉書之
史實易之史潔禮之史詳春秋之
史嚴歷代史氏祖之夫史之難莫
難於志之者史之一體也史尚微辭
志紀實事降而下至一邑之志

義例又別矣顧義不可不正而例尤不可不嚴余嘗持此意以立論而識淺才庸安敢忝載筆之末是役也余既幸幼海昆仲皆淵源家學嗜古健文得藉以昕夕參證古今商榷去取而邑人士又率彬々儒雅

日相與互考而旁稽於是因所當因汰所當汰略所當略詳所當詳劈絡分肌不半載而屬草遂定嗟乎會經之竟立志之體繼稍有學識而多其才將欲效對山之志武功也其道多由汎學識涉陋如

余者乎用是延望山川追維往鑑
深思不醇不備而重貽林壑之愧
也書成爰識數言於簡末以就正
當世之博學君子嘉慶歲在丙子
冬月南海黃憲臣次皋甫跋

